

庚二、(破现见身不净而生贪爱) 分六：一、为贪女人之娇媚而忍轻贱不应理；二、因贪女人者会生嫉妒而执女人为乐不应理；三、不应明知女身不净而起贪爱；四、不应说无有过失而不能呵毁；五、破耽著女身为净；六、破执身为净的其他理由。

下面讲第二个科判，破斥贪著清净之身。有的时候总的科判和分的科判字句上不一样，实际意义上是一样的。在分的科判讲的时候就是说，不能够明知不净而贪恋，明明知道女人的身体是不净的，但自己还要去贪恋，这就不对。我们从这两个科判或者颂词一对照的时候，都是在破斥对女人的贪恋，但是侧重点有些不一样，前面是总破，后面第二个科判，明明通过很多道理已经知道女身不清净，还要去贪执的话，就不对的，明知故犯，这样就不对。

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众生，已经学习了这样的论典，大概已经知道，或者已经比较详细地了解了女人身体确实实是不清净的，不能够贪恋的，但是在这个基础上，明明知道了还要去贪恋，这就不应理。在颂词当中当然没有很明显地提到修行人知道之后去贪恋，但实际意义上有这样一种意思。我们学的时候，把这些和自己的相续一个一个对照的话，对自己调伏烦恼有很大的必要，否则，不这样联系的话，就会认为这个肯定是在说别人，肯定不是在说我，像这样的话，学一遍论典之后，对自己的相续没有什么振动，没有振动的话，自己在出现违缘的时候就不会真实去对治了。

第二个科判有这样一种微细的差别。又分了六个小科判进行抉择，首先我们讲第一个科判。

辛一、为贪女人之娇媚而忍轻贱不应理：

有些人认为贪恋女人的娇媚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女人的轻贱是应该的，应理的。破除这样一种邪见，认为女人娇媚，应该贪恋，所以说在贪恋过程当中应该值得被轻贱。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。实际上这种想法代表了很多贪欲重的人的想法。这个地方他们代表的想法是什么呢？他就认为虽然前面讲到了如是的过患，但实际上有的时候看到娇媚的女人之后，看到她们的身姿，看到她们的种种行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认为是非常可爱的，得到她之后肯定可以享受安乐，既然是为了得到这么娇媚、这么可爱的女人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即使是受到这个女人的轻贱，也应该值得忍受，应该去贪恋。

像这样一种邪见，前面我们也分析过，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，实际上真正要仔细分析的时候，她这个娇媚到底是从哪个地方产生的？实际上她所谓的娇媚，比如说她的语言，或者她的姿态等等等等，就认为在这个过程中，这个女人是很娇媚的，所以说她很娇媚的话就可以去贪著。实际上我们真正分析的时候，除了她的头、四肢、身体之外，没有一个其他什么娇媚的地方，如果按照中观的理论分析，肯定是一无是处的，没有一个真正实有的自性。实际上在名言当中，在名言的理论当中观察的时候，所谓的这个娇媚也是真实不存在的，因为女人的本性是一种痛苦的自性、引发痛苦的因，而且她自己的本性是不清净的，她自己是从业惑所产生的等等。从这些方面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，所谓的娇媚只不过是贪欲心很重的人面前的一种假象，他相续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执著，所以看到这样的姿态的时候，他就认为是娇媚的，他就认为应该去贪执的。所以不管怎么分析的时候，从胜义谛也好，世俗谛也好，一分析的时候，所谓的娇媚只是一种假象，根本不存在一个真实的自相可言。既然没有一

个真实的自相可言的话，那么为了贪图她的娇媚而甘心忍受轻贱就理不应理了。这个是前面所讲的他们的观点。

破斥的时候讲：

**无怙饥所迫，饥时所动作，
贪者遇女时，动作亦如是。**

犹如世间的这些被饥饿所逼迫的人，他们为了得到一点微少的食品，不得不对这个施主做出各种各样的谄媚奉承的行为，实际上在其他人的时候，他的这种行为是很不应理的。“贪者遇女时，动作亦如是。”，相续当中很贪著女人娇媚的这一类男人，在遇到娇媚的女人的时候，他们在女人面前所表现的种种谄媚的动作，实际上也是同样的，他如果觉得乞丐的这种行为是非常不顺眼的话，那么在遇到女人的时候，他自己的行为也是在真正的智者看起来，也是非常不应理的，也是应该断除的。

“无怙饥所迫”这个大家都是清楚的，在世间上有些没有依怙的人，比如我们所看到一些很可怜的乞丐，街上流浪的乞丐。很早的时候，在我出家之间，也经常遇到很多乞丐，经常说是遭了水灾，或者说是房子被烧掉了等等等等，说很多很多像这样的理由，不管怎么样的话，拖儿带女的，看起来是很可怜的，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依怙的，他们的房子也没有了，他们自己也没有可以依靠生存的亲人等等，所以说他们自己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去乞讨。像这样没有依怙的人被饥饿所逼迫的时候，他们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，为了得到一

点点饮食，他们在施主面前的动作，有的时候说好话，有的时候磕头，反正他们的动作是非常的谦卑，非常的谄媚，所以在别人看起来就觉得是很可怜的，所以有的时候忍不住就要给他们一点东西。这就是世间上被饥渴所逼迫的人就是这样。

同样的道理，贪欲心很重的人遇到女人的时候，他的相续当中也是很迫切地想要得到这个女人，想要追求到这个娇媚的女人，所以他们相续当中，和前面这种无怙者饥饿的时候想要得到饮食的这种心理，只是对境不一样，实际上这种贪心的本质可以说是没什么差别的。既然很迫切地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，那么在追求女人的时候，为了获得女人的欢心，必须要做出很多很多别人看起来非常遭受轻贱的行为。所以他的动作也是如是的，这个在世间上可以说也是屡见不鲜的。为了得到女人的欢心，他们做很多很多勤苦的事情。有的时候女人打他的时候、骂他的时候，或者说吐口水的时候，像这样的的时候，他一点不动气，如果是换一个人的话，马上就开始打架，但是遇到女人的时候，好像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，实际上他就是非常非常地谄媚，别人看起来的话，也是非常没有骨气的一种做法。这个就是如是地可以了解。

从比喻方面讲，好像监狱当中被关押的囚犯一样，因为长时间没有获得饮食，所以他感觉到非常口渴，他想要解除这个口渴的痛苦，就饮了不清净的牛粪水。这个牛粪水，观察的时候是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很甘美的饮料呢？实际上根本不是，它的自性就是不清净的，一般的人来讲，根本不想去享用的，但是对被饥渴，尤其是被口渴所逼迫的众生，为了解除自己口渴的痛苦，也顾不得很多了，所以他就连牛粪水也饮用了。

从这个比喻可以了解，贪欲心很严重的愚者，他们想要得到娇媚的女人，做出了别人不做的事情，比如说种种很下贱的，很轻贱的行为，实际上也是同样的，真正女人方面是不是有一种真实生起安乐的因呢？前面已经观察过了，绝对不是的。像这样贪欲心很重的男人，为了缓解，或者为了满足相续当中的种种欲望，哪怕连这个不是安乐因的女人，为了得到这个，他自己都甘心忍受种种的痛苦。像这个牛粪水，本来就是一般人绝对不会去享用的，但是饥渴很严重的人，他就去享用了；同样的道理，女人本来在真正的世间的智者或者出世间的智者看起来，绝对不是应该获得安乐的因，但是愚痴心很严重的，贪俗很严重的人，他们就去追求，他们就想去得到些享用。

所以从这方面的意义一对照的时候，真的是有很大的过患的，我们如果平时没有依靠这样的很甚深的论典进行观察的时候，相续当中肯定还是模模糊糊的，还是认为可以去追求，没有很多过患，但实际上通过这样的金刚句，一个一个很仔细地，从很微细的地方抉择之后，实际上我们相续当中就产生了很甚深很微细的智慧。这个方面全部是通过如是的圣者所造的论典而获得的。真的是这样的。有的时候，平时我们观察的智慧是很粗大的、很粗猛的，对于一些很微细的邪见，不一定能够对治得到，但是因为这个论典当中所讲的理论很微细，所以我们一旦学习精通之后，我们相续当中所获得的智慧，也是很甚深很微细的。如果从很微细的地方已经对治之后，那么比较粗大的时候，就更容易了解了。实际上它这个作用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。这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。

辛二、因贪女人者会生嫉妒而执女人为乐不应理：

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，破斥有些人因为追求女人者有些时候生起嫉妒心的缘故，他就认为这人是快乐的因。但是这个方面是不应理的，从这个角度进行破斥。也就是说，有些人相续当中有这种邪见，他说实际上女人方面还是有快乐的，为什么有快乐呢？因为现量见到很多男人在追求女人的时候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女人会产生嫉妒心。为什么要缘这个女人产生嫉妒心呢？他说就是因为女人本身就具有快乐的自性，追求她就可以得到快乐。所以男人在追求女人的时候，如果说其他的男人在抢他的女人，他担心自己快乐的根源受到了威胁，所以说他就产生嫉妒心。这个方面来自于什么？就来自于追求女人就有快乐，如果没有快乐，那么何必产生嫉妒心呢？就没有必要产生嫉妒心了嘛。比如说外面的一块大粪的话，你得到他得到，没有人会生起嫉妒心的，因为这个大粪本身不是快乐的因。所以自己见到的或者拥有的，或者认为自己拥有的这些东西，如果它上面本来不具足安乐的话，那么其他再多人去拿走的话，不会产生嫉妒心的，就是因为女人有这个安乐，所以缘这个安乐受到威胁的时候，男人会产生嫉妒心。从这个角度就反推女人上面肯定是具足安乐的。他想从这个角度成立应该追求女人，应该去贪恋女人。又是一种邪执。

针对这样一种邪执进行破斥的时候：

有由骄傲故，于厕亦生著，

有者贪其妇，于他起嫉心。

实际上像这样的一种嫉妒心，并不是真正缘快乐的因缘而产生的。嫉妒心产生的时候，它是来自于内心当中的一种无明、一种傲慢、骄傲，从这个方面产生了一种嫉妒心，实际上这个本性方面是不值得产生嫉妒心的。

从颂词当中来观察的时候，“有由骄傲故”主要就是讲有些世间上的富翁，他的房子，或者家里的陈设，是很豪华的，他自己的厕所也是比较讲究的，所以他有时候在观察自己的家具或者房子的时候，看到自己的厕所如此的精致，就产生一种傲慢，就是这个地方讲的“有由骄傲故”，他就认为我的厕所确实是别具一格的，其他的很多众生都不具足，所以对这个厕所就生起一种贪著，然后就禁止别人去享用，他就认为这个是自己的，生起一种骄傲。如果别人享用之后，他马上产生一种嫉妒心，这是我拥有的，你怎么有资格享用这个呢？像这样对厕所生著。

在真实的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一种愚痴的人，通过骄傲、通过无明，如是的话，厕所是可以贪著的。但是真正分析的时候，这个厕所的自性，是不是真的有资格让你生起一种骄傲呢？确实不是的。厕所外表看起来也许是很好看的、很华丽的，但是厕所它自己的本性来讲，是一种不清净的体性，很多不净粪堆积在里面称之为厕所，所以在这样一种体性当中，哪里有一个真实的快乐的因呢？绝对没有快乐的因。但是像这样的富翁，就是由于骄傲，由于傲慢，由于无明的缘故，对厕所生起了贪著了，这是颂词当中的比喻。

“有者贪其妇，于他起嫉心”也是同样的道理，“有者”就是有些贪欲心很严重的男人，贪恋他自己的女人，或者贪恋女人方面，对他生起

嫉妒心，他就认为这个女人是自己所拥有的，别人都没有权力拥有，单单是我自己拥有，有一个我所，一方面有一种傲慢，一方面有一种无明，有这些成分在里面，所以说一旦其他的男人想要获得这个女人的时候，或者跟她说话，或者有些稍微越轨的行为的时候，他马上就产生一种嫉妒心。像这样的嫉妒心真正观察的时候，他是从哪个地方获得的呢？从哪个地方生起来的呢？他的嫉妒心产生的因，实际上就是不了解女人不清净的体性，然后通过傲慢认为这个女人是我的，我拥有的，其他人不能够去享用，不能够占有。所以真正观察他产生嫉妒心的来源，实际上是从非理作意这个角度产生的。因此我们说“有者贪其妇，于他起嫉心”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，妇女绝对不是产生快乐的因缘，也不是他自己所认为的因为妇女本身有一种安乐，追求妇女本身是一种安乐的缘故，所以怕失去这个安乐产生嫉妒心的，这个方面绝对不应理的。因为前面已经分析了他产生嫉妒心的根源，实际上是来自于无明还有傲慢等等，实际上根本不是从妇女方面真实获得的，因此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，生起嫉妒心不能够成立妇女是安乐之因。

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宣讲的时候，妇女如果说真正是一种安乐的因的话，妇女上面真的存在一种安乐的话，那么就不可能缘妇女产生嫉妒心了，因为嫉妒心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一旦生起嫉妒心的时候，自己的心理状态是很难受的，很难容忍的，很焦虑，或者有种稍微带一种愤怒的，像这样的一种不能容忍的痛苦。既然这样的话，缘妇女产生了这样的痛苦，我们就说，这个妇女她本身不是一种快乐，如果她真正自性上有一个快乐的话，我们任何时候缘她只能产生快乐，但这个时候因为其他的人和她说话等等，做这些行为的时候，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痛苦心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妇女本身不是一种快乐，如果是快乐就不可能缘她，从这个有自性的快乐上面，再产生一种痛苦的嫉妒心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

所以从这两个角度，从他自己产生嫉妒的因方面，或者从妇女本身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产生的嫉妒都可以说绝对不是产生真正安乐的因。这个方面就可以知道这个意义的内容。

下面就从比喻讲，以前有一个很傲慢的国王，国王的话，他的资具肯定是超过一般的平民百姓，超过一般的大臣的，所以他就认为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圆满，都是超胜其他民众的，所以他就产生一种傲慢。产生傲慢的时候，他自己就想了，如果别人都和我一样的话，就突不出我的这种高贵了，所以为了突出我的高贵，那么就必须我享用的东西别人都不能享用，所以他就规定别人不能饮水。他就认为如果别人饮水的话，就和他平起平坐了，就显不出自己的高贵了。所以从这个国王的心理状态，或者他的行为来分析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他是一种通过无明、通过傲慢所引发的嫉妒心，根本就是一种不应理的，颠倒的行为和想法。

从这个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，贪欲心很重的人，他认为妇女是自己所拥有的，就产生一种傲慢，产生一种嫉妒心，也是一种完全不应理的行为。妇女绝对不是产生快乐的因。这方面就讲到了第二个科判的内容。

辛三、不应明知女身不净而起贪爱：

下面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，不能够明明知道不净而贪执女人，也就是说不能够了知了女人不清净之后，还要去贪著，这是完全不应

理的。在有些人的想法当中，他还是同样地认为追求女人得到之后会享受很大的快乐，所以还是应该去追求的。虽然 是不清净的体性，但是还是应该去追求，因为可以获得快乐的缘故。他是这样去思维的。针对像这样的一种邪见，这里讲到：

于不净起痴，起瞋较应理，

于彼起贪爱，毕竟不应理。

如果是对不清净的身体产生愚痴心，或者产生一种瞋恨心，这两者的话都是比较应理的，但是如果对这个不清净的身体生起贪爱的话，就是“毕竟不应理”，完全都是不应理的。这是它总的意义。

再进一步分析的时候，“于不净起痴”，就是说对于女人不清净的身体，如果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不了解她不清净的体性，通过一种愚痴的心去耽著，去追求，以愚痴心引起的这样的种种行为，还稍微说得过去一点点，也不是说真正的应理，就稍微能够说得过去，从道理上面讲的话，稍微有点说得过去，因为要了解女人不清净的自性的话，一方面来讲，通过一般的凡夫人他自己的能力，从他自己的智慧很难以抉择得到。虽然知道女人不清净的体性，不单单是佛教有，世间的一些智者，世间的一些外道的修行人，他们通过稍微仔细的观察也可以了解。有些外道他也可以了解女人是不清净的，所以对女人生起厌烦心而修道也是有的，所以说内道也好，外道也好，稍微进行观察人的时候，才可以知道女人不清净的自性。一般的人没有这样观察的能力。虽然女人不清净的自性显而易见，但是很多人很难以了解。所以针对不清净的女人生起一种愚痴心，稍微还说得过去一点点。

“起嗔较应理”，还有如果对不清净的女人的身体生起一种嗔恨心的话，这个嗔恨心包括的面是比较广的，还有一些厌烦心、厌恶心等等，有很多这样的心包括在嗔心当中。所以说有些智者通过观察女人的本体，了解了她不清净的自性之后，生起一种厌恶心，这个方面也是很应理的，因为本身她的身体在名言的、世间的角度来讲，就是一种不清净的，所以很多智者对女人的身体生起一种厌恶，生起一种嗔恨心，这个方面来讲就是较应理，非常应理的一种行为。

前面讲到“痴”和“嗔”这两种都可以列成比较应理的作意。“于彼起贪爱，毕竟不应理”，如果对女人生起一种贪爱，对这个不清净的女人的身体生起贪爱的话，“毕竟不应理”，本身就了解也是不清净的，还要针对这个不清净的身体产生一种贪爱心，我们从道理上观察，绝对是不应理的，我们随顺正理的时候，就是不应理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了解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生起贪爱的时候，没有随顺正理，随顺的是自己的邪分别。就像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“于彼起贪爱，毕竟不应理”，所以必须通过殊胜的正理进行对治，对治像这样的种种不应理的想法。

在这个颂词当中把贪嗔痴三个方面，对女人不同的态度，不同的观点，不同的见解讲得很清楚了。肯定我们已经了解了，在我们修行者的角度来讲，观察完之后就了解她的不清净了，所以从痴心的角度就很难产生。起嗔呢，如果相续当中的贪爱还没有真正地断尽，修行还没有真正的稳固的时候，起嗔心是比较困难的。真的要是生起嗔心，或者对不净的女人生起一种厌恶心的话，就证明自己已经逐渐在入道了，自己的相续已经和法在相应了，但是就是因为相续当

中还有一种很非理的作意，还有对不清净的女人的身体产生贪爱的缘故，有这样一种贪爱在相续当中的时候，对女身的厌恶心肯定是没有的，这两种是相违的法。我们如果对女人还在生贪心的时候，那么对她的厌恶心就产生不起来。如果我们通过观察，慢慢熄灭对她的贪爱，然后逐渐逐渐生起厌烦，厌烦一产生起来肯定不会再对女人产生贪心的。我们应该如是地了解这样一种修行的过程。在后面第五品的时候，还要讲到这些殊胜的道理，这个地方只是略讲，从道理上观察不应该产生贪心的理由。

从比喻方面抉择的时候，比如说一个人在夜晚行路的时候，他因为没有灯光，就看不清楚脚下的东西，所以不小心就踩到了不净粪上面，他刚开始不知道自己已经踩到了，还继续行走。过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他闻到从自己脚上发出的臭气了，他就对这个不净粪产生了嗔恨心，他觉得非常厌恶，踩到这个之后就非常厌恶，产生一种嗔恨心。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自己莫名其妙地对这个不净粪生起了贪爱，就觉得这个是很好的，应该踩到，或者这是很可爱的，他自己也是比较贪爱的。有这样三种不同的心态，别人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踩到不净粪”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我自己不小心，没看清楚，踩到了。”后面又问他：“为什么产生嗔恨心呢？”他说：“这个不净粪，世间人都了解是不清净的体性，我踩到它之后发出这么臭的臭气，那肯定是不喜欢它，肯定是生起厌恶心的。”那么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最后又对它生起了贪心呢？”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没办法回答了。

确实找不到理由，为什么对这个不净粪产生贪心的理由，找不到。前面他对这个不净粪产生痴心，这个是有理由的，他看不清楚；对这个不净粪产生嗔心的理由也有，因为它本身是不清净的，是很

臭的东西；但是对他产生贪心的理由是无论如何寻找不到。所以他被问到的时候就没办法回答了。

同样的道理，从这个比喻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颂词的意义。对女人因为不了解而产生贪爱，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还稍微说得过去一点，有一点点理由，因为他不了解，通过无明蒙蔽了；对女人生起瞋心肯定是很应理的，因为女人本身是种种不净，或者种种痛苦的来源；最后明明知道女人不清净，又对她产生了贪心，这个理由就找不到了，确确实实找不到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讲“于彼生贪爱，毕竟不应理”。圣天菩萨观察得非常非常地系统，非常非常地详细，深入细致地进行观察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相续当中还有什么样的理由，再找一个理由，还是应该贪恋女人的理由在哪里呢？没有。既然没有理由的话，我们就不应该跟随自己的邪分别了。因为我们知道都是邪分别所引起的，所以一旦了解之后，再不应该跟随这个邪分别，应该猛烈地断除这种不应理的贪爱心。

因此这个地方就是说，明明知道了不清净的体性，不应该生起贪爱的道理。

辛四、不应说无有过失而不能呵毁：

下面再进一步进行抉择，这样破斥的时候，有些人说，耽著女人的身体并不是一种不应理的行为，所以不应该受到呵责。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辩驳。或者有这样一种邪见，针对这样的邪见进行破斥。你这个观点是不对的。这个地方首先他有一种邪见，前面讲到女

人不清净，虽然前面抉择了不清净的体性，但实际从世间的论典，尤其是从婆罗门的教典当中所宣讲的教义来看，他说在所有的种姓当中，婆罗门的种姓是最为清净的，但是女人又超过所有的人，是最为清净的，极为清净。既然是极为清净的话，那么就应该去追求，他就以婆罗门的教典当中所说的这些话作为教证，作为依据，他就认为实际上女人是清净的，因为婆罗门的教典当中已经提到了女人的体性最为清净，为什么不应该去追求这样清净体性的女人呢？他就认为应该如是地去追求。

他的这种所谓的理由也是不成立的。

除人不净器，尚为所应呵，

不净所从出，何不思呵毁。

“除人不净器”，就是讲到除了这些疯狂的人之外，什么人会对不清净的器皿认为是清净的呢？绝对不会认为是清净，如果认为是清净的话，那么肯定是被呵斥的，或者这个不净器的本身，都是遭到呵毁，遭到厌恶的对象，这是从外器、不净器的角度安立的。从女人的角度来讲的话，“不净所从出，何不思呵毁”，女人是从不清净的来源所产生的，“何不思呵毁”呢？为什么不呵毁贪著女人呢？为什么不呵毁女人不清净的体性呢？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。实际上也是反驳了婆罗门教典当中所讲的，女人是最为清净体性的观点，虽然在婆罗门的教典当中是这样讲到的，但实际上从真实意观察的时候，女人绝对是不清净的体性。所以婆罗门的教典不可能作为一种依据。

“除人”，讲记当中讲了好几种讲法，但是这个地方主要是取疯狂人，除了疯狂人之外，因为他自己已经癫狂了，所以不能够分辨清淨

和不清净的体性。我们看到很多疯狂人，他在发疯的时候食不净粪，或者住在粪坑当中等等，有很多很多这样分不清楚净秽差别的。所以说除了疯狂人之外，不会认为不净器是应该贪著的。不净器本身可以说都是别人所厌恶的，他肯定不会去亲近地依靠不净器，这个方面是从比喻所讲的。

“不净所从出，何不思呵毁”，从不净器可以推知，不净器当中所盛的这些不净物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女人的身体当中出来的，所以从这个方面一观察的时候，女人的身体肯定是不清净的，绝对是不清净的。现在我们对不净器和它里面所盛的不净物都是呵毁或者厌离的话，那么从它的来源来讲，更应该生起厌离了，更不应该生起贪欲心了。所以婆罗门教典当中所讲的女人最清净的说法，绝对是靠不住的。

这个地方所讲的“不净所从出”，可以从好几个方面解释，第一个是“不净所”，“不净所”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女人的身体是一种不清净的处所，我们观察女人本身的体性，她们的内脏，或者她们里面所盛的不净物等等，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，确确实实都是不清净的处所，充满了不清净的体性，这是一个角度进行观察的。

第二个方面“从出”，或者“所从出”，女人的来源是哪里呢？女人的来源就是不清净的体性所组成的。以前我们在学《入行论》的时候，对这一段也是觉得比较系统的。女人首先是从不清净的父精母血所产生的，她自己有识加进去，她的种子来讲，父亲的精液，母亲的血，它们的本性都是不清净的。她自己住在不清净的母胎当中不断地孕育，从不清净的产门当中产出来的，所以说她的来源绝对不清净。

然后从第三层意思来观察，女人所排出的这些不净物，一盛到不净器当中的时候，人们马上掩鼻而逃，所以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性可言。“不净所从出”可以从这几个角度，彻彻底底地，从它的本性，从它的因，从它的果，从三个角度来抉择，女人的体性绝对是不清淨的。

既然从这么多的例子，从这么多的理证可以抉择女人的身体不清淨，那么婆罗门教典当中所讲的女人是极清淨的观点，我们一看，一分析的时候，就靠不住了。既然靠不住的话“何不思呵毀”呢？肯定要呵毀这样不清淨的女人的身体的体性。这样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意义。

比喻讲到一个富人家的仆女，长得比较好看，外面的一些男人对她很贪爱，有的时候和她亲近，受用她，但是有一天看到这个仆妇端着马桶（不净器）去倒不净粪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非常肮脏，然后就掩着鼻子逃跑了，不愿意接近这个女人。实际上这些男人是非常愚痴的，为什么很愚痴呢？他们认为这个女人很清淨，受用了，然后一看到这个女人端着不净器的时候，他就非常讨厌。这就是两种矛盾的行为，既然这个女人很清淨的话，从她的身体里面排出来的不净粪，也应该是很清淨的。但实际上他们单单是喜欢这个女人，对她不淨的部分就不喜欢。

我们真正再进一步分析的时候，女人的身体和外面的不净器之间，我们认为清淨的这部分，单单是一层皮而已，就是外面罩着这一层皮，这一层皮阻挡作为分界线，然后她自己就端着这个马桶。女人她

自己的内脏，里面的体性是不净的，这样观察的时候，中间只有一层薄薄的皮。很多贪欲心重的人就认为，女人清净的唯一的一点点就是这个皮肤，她的皮肤把她不清净的体性给罩住了，使别人看不到她不清净的体性，实际上真正分析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一层皮上面。你把这个皮揭开的时候，里面是血液、肌肉、脂肪等等等等，很多不清净的东西。

现在我们从这个方面的理论进一步思维的时候，平时如果我们生起贪心的时候，也可以从这方面仔细去思维，仔细去观察，实际上我们认为清净的女人，长得很好看的女人，或者很娇媚的女人，或者细皮嫩肉的女人等等，像这样真正观察的时候，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性可言，单单是这一层皮肤，所以说她自己本身是不清净的。

就像其他论典当中所讲的一样，一个盛满不净物的呕瓶，它的外面画满了色彩，然后抹上了香水，实际上有智慧的人不会去贪著的。同样的道理，女人也是一样，她的本体不清净，只不过是外面通过皮肤进行粉饰而已。如果能够看破这一点的话，就不会对真正充满不净体性的女人，生起贪欲心、贪著心的。

从这个比喻、意义对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方面也是抉择得非常非常详细的。

下面讲第五个科判，不应该耽著女人是清净的，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。

辛五、破耽著女身为净：

有些人就会认为，虽然前面分析到了女人是具足不清净的体性，但是她还是应该有一部分是清净的，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，有一部分，皮肤是清净的一样，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如果完全都是不清净的话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去追求？就是因为她有一部分洁净的体性的缘故，所以说才有一部分人去追求，他就是这样一种想法。

实际上我们前面讲到皮肤，认为是清净的，但是我们再进一步分析这个皮肤真正是不是清净的呢？实际上皮肤也不是真正清净的体性，如果是真正清净的体性的话，为什么在皮肤上面会出现很多污垢？或者出现很多汗，出现很多很多不净物呢？为什么每天不洗脸，过一段时间不洗澡之后，马上就会变得很臭？这个是什么原因呢？如果真正是清净的，为什么要去洗涤它？为什么要去用很多清水，很多肥皂去清洗它？它是清净的体性，不需要清洗，它本来清净的缘故。就是因为它本身不净的缘故，它才会显现这么多不净物出来。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，所谓的清洁也是一种麻木我们眼根或者眼识的虚假的外表，根本没有一个清净的体性可言。

关于皮肤不清净的道理，在龙树菩萨的《宝鬘论》当中抉择得比较细致，一个一个角度进行抉择。每个论典它的侧重点不同。我们认为的皮肤清净实际上也是不应理的。前段时间不是一本书，在皮肤上面他们通过放大镜来观察的时候，每一个毛孔就像一个漩涡一样，就像一个窟窿一样，一个洞穴一样，非常非常可怕的。现在我们没有仔细观察的时候，一看到这个皮肤又白又嫩，而且很细致很光

滑，但实际上通过显微镜一看，充满了种种大的窟窿，它的表面也不是非常平坦的，也是来回起伏等等。

所以通过这样的观察，绝对它不是一个我们现在眼根所认为的，很好看的，很清洁的东西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的眼根被欺骗了，所以才认为是清净的，才去追求的。实际上如果真正通过智慧来观察的话，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性在里面。所以皮肤方面我们应该抉择，否则的话，认为既然有一部分是洁净的，我还是应该追求。但实际上每一个地方都不是洁净的体性。从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做细致的分析。

在颂词当中如是破斥：

若一切净物，后触成不净，

智人谁能说，彼中有净性。

如果说一切清净的物体接触到身体之后全部变成不净的体性的话，那么有智慧的人谁会讲这个身体当中有清净的体性？是绝对没有的。

“一切净物”可以从外和内两个角度进行抉择。首先从外面，外表的清净物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身体外表所享用的这部分清净物，比如说在讲记当中提到的这些檀香、清净的衣服等等，本身是很清净的，我们一看到这些衣服，洗得很干净，鲜花也是很干净，但是“后触成

不净”，触什么呢？和身体一接触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很干净的衣服穿到自己身上，过几天之后脱下来一看，又黑又有很多汗渍在上面，又发出一种臭味。这么清净的东西接触身体的时候都变成了不清净的，那么你说这个身体是什么东西？肯定是不清净的。如果它是清净的，为什么这些衣服穿上去之后会变得这么肮脏，这么臭秽呢？这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知道，身体是不清净的体性。

还有鲜花戴在头上的时候，过一段时间，不需要过几天，马上就变得枯萎，或者沾满了汗等等，这方面也是同样的。所以从外表这些清净的物体一接触身体可以了解。然后有一部分清净的东西，进到了身体的里面，比如说现在我们所吃的清净的米饭，所喝的清净的水，比较甘美的饮料等等，自己通过口喝下去了，吃下去了，只要从自己的内脏里面，或者自己的身体里面过一圈，一出来之后马上变成不净粪。如果自己身体的里面是清净的话，那么这些饮料、食品进去这后出来还应该是清净的。因为自己内部是清净的缘故，不会染污它们。但是就是因为自己的内脏非常不清净，所以这些通过自己的身体一进去之后，出来马上变成不净，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，说明自己的内部也是不清净的。

既然自己的外面是不清净的，内面也是不清净的，那么“智人谁能说，彼中有净性”？有智慧的人这样一观察的时候，谁也不会说自己的身体是一种清净的体性。自己身体当中有一部分是清净的。那你认为的一部分清净到底是哪里？前面这些愚者，这些贪欲心很重的人，认为女人的身体有一部分是洁净的，那么请指出来，你认为的这一部分洁净的是哪里？是身体的皮肤外面这一部分，或者自己身体内面这部分？实际上这个颂词当中已经从外面、从里面全部已经分

析了，分析之后，没有一个清净的体性。所以这样就彻底破斥了他的观点。

打个比喻讲，就好像恒河的水本身是很清净的，八功德水，现在是不是很清净？搞不清楚，反正有这样一种说法，恒河水具足八功德。它还没有流入大海的时候是具足八功德的，但是一旦汇入大海之后，马上就全部变成了咸味，它的八种功德全部找不到了，没有了。从它的意义如何对照呢？也就是说外在的这一切清净的东西，不管是衣服、饮料、清净的大米饭，在还没有接触自己的身体之前，它们是具足清净体性的，但是一接触到自己的身体，不管从外面接触、从里面接触，一旦接触之后马上变成不清净，有的时候还不是说过一两个小时排出来之后，即使一进到胃里面再吐出来，马上变成不清净的东西了。这个是非常明显的，或者还不说到胃里面，嘴里咀嚼一下再吐出来，马上变成不清净，谁都不想吃。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道理。所以你认为有清净的，找出来。绝对没有。就好像恒河水，还没有进大海的时候，它是很清净，但是一融入大海，马上变成不清净。所以这样就可以说明，这个大海的本性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它是充满咸味的，是不清净的。

大海就像自己的身体一样，什么样清净的东西，一接触到身体马上变成不清净，从这个方面一观察的时候，绝对没有一个清净的体性可言。所以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知道，他认为的有一部分洁净的体性，完全不成立。全部破斥了。当然这个地方破斥的女身不清净，反过来看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同样的，完全都是知道。而且我们每天都在受用自己的身体，每天往外排的不净的东西这个是很清楚的，自己的衣服，大便小便等等，这些时候都可以很细致地知道自己和身体确实不净的。所以一方面破斥了对女人

方面的贪执，一方面也可以破斥对自己身体的贪执。这两个角度都可以如是理解的。这个理论方面是这么细致地进行抉择的，在知道之后还应该好好地去思维，反复地思维，使法义尽可能深地融入到自己相续当中，才可能真正对治自己的烦恼。